

甬上  
艺评

《杜甫》海报。重庆歌舞团供图



《只此青绿》海报。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

# 从《杜甫》 《只此青绿》 看舞坛“双子星” 的变与不变

韩真、周莉亚，中国舞坛炙手可热的“双子星”。

2014年《沙湾往事》、2015年《杜甫》、2017年《花木兰》、2018年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2021年《只此青绿》，两个导演一步一响，荷花奖、文华奖、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，排一部红一部，拿奖到手软。

再加上春晚舞台和B站的推波助澜，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的“渔光曲”，《花木兰》的“铜镜舞”，《杜甫》的“丽人行”，无不是在过去几年引发过全民热追的舞段。新近排出来的作品，始终保持演出状态，受市场欢迎，常演不衰，纵观国内舞蹈乃至整个舞台剧市场，能做到这一点的导演是不多的。



《杜甫》剧照。重庆歌舞团供图

## A “双子星”坚持自我的情感浓度

“双子星”的成功，偶然中有必然。对中国文化元素高度浓缩、提炼、抓取的审美能力，将意象、符号转化为舞蹈语汇的编导能力，高度契合、互相弥补、成就的协作能力，让她们携手并肩牢牢占据着中国青年舞台编导阵营第一梯队的宝座。

因为有票房的认可、支持，韩真、周莉亚的作品连年巡演。借巡演之便，这两年里，

《花木兰》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沙湾往事》《杜甫》相继在宁波演出，再加上赴上海看的《只此青绿》，也算“攒齐”了两位导演的代表作。从中不难看出导演风格，一脉相承的国风审美，以及她们为每台戏量身定制的不同坐轴。在两位导演的“变与不变”中，能看出她们坚持自我的情感浓度，也有对待创作的赤诚之心。

## B 《杜甫》爆红的背后

11月17日、18日，舞剧《杜甫》在宁波演出。这些年，以中国历史人物为题材创作的舞剧很多，《孔子》《李白》等皆有可取之处。《杜甫》特殊在它打破了时间叙事，用杜甫的诗作本身串联整个剧作的结构。上半场是“丽人行”“兵车行”“三吏三别”，下半场是“春夜喜雨”以及“秋兴八首”的片段，将整个盛唐的喜与悲、官与民，生的欢乐与死的忧惧铺陈在舞台上。

## C 《只此青绿》与《杜甫》的同与不同

个人相对喜欢上半场的杜甫，因为他洋溢着青春的明媚，有一种打破杜甫刻板印象的少年气。这个形象告诉观众，杜甫不是生来就沉郁顿挫的，他也曾经热血阳光，有着积极的人世精神，为实现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抱负反复干谒，只为求得显贵的认可。这种少年气让我想到《只此青绿》中的希孟，几乎是一个色系的服装，同样的少年，跳着对未来的希望，对艺术的渴求。杜甫的一心想要报国，希

在B站爆红的“丽人行”是盛唐，领舞的“丽人”是杨贵妃、是虢国夫人，是皇宫贵族女眷的嫣然回笑仪态万千；“兵车行”是盛唐，沉重的赋税、兵役制度，把壮年劳动力压得抬不起头来，“君不见，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”；“三吏三别”是盛唐，高悬的贫富差异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诗人杜甫以诗眼观天下，一颗高尚的悲悯之心让他和他的作品克服时代，成为后人永远只能靠近而无法超越的高峰。

孟对艺术真理的探求，有着很相似的勃发。《只此青绿》中，希孟在“唱丝”结束后的一段古典舞，是那台戏的精华所在，演员的功底、青春飞扬的气息在那段舞蹈中展露无疑。

《杜甫》着眼于唐，从《千里江山图》中汲取灵感的《只此青绿》着眼于宋。如果说两位导演从诗歌中提取意象转化为舞蹈语汇的能力萌芽于《杜甫》，那么这种“诗化”“意象化”的创作，高潮于《只此青绿》。

## D 洋溢着才气、灵气和审美的“中国气派”

相比杜甫，18岁少年、《千里江山图》的作者希孟留下来的生平资料少得可怜，创作者几乎没有办法提取关于他人生的任何情节，只知道他曾入北宋画院，受徽宗指点，此外别无情感线。在此情况下，《只此青绿》进一步抛弃了叙事，而从绘画本身入手，分“展卷”“问篆”“唱丝”“寻石”“习笔”“淬墨”“入画”几个章节，按照一卷画作完成所需要的阶段性步骤，对这“无名无款，只此一卷；青绿千载，山河无垠”的绘画进行舞台表达。看完《只此青绿》观众最多的表达是一个“美”字，何谓舞蹈的“中国气派”，何谓“宋韵”，在其中表露无遗。

当然《只此青绿》作为舞剧的缺点也是明显的，从造型看，《只此青绿》更有“凝固感”，一个个演员好像真是从画上走下来的人，大

部分时间都在“拗造型”，少了属于舞蹈动态的流畅身形和肢体语汇上的突破，而多侧重视觉上的单一美感。故而“美则美矣”，给看舞剧舞蹈的观众的享受是有所欠缺的。

其实这一点在舞剧《杜甫》中已有“基因”。无论是情感逻辑还是叙事逻辑，包括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舞剧很多时候都在走情节线。为了能让观众看懂，为了人物情感更顺畅，编导搭配了不少大场景上的表现。这一点相对结合较好的是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几乎没有废章，每一个动线都在推动剧情往前走，相比之下，《只此青绿》的“凝滞感”就比较重，可能是为了“致敬经典”反而有所束缚。

但总体来看，“双子星”的舞剧依旧洋溢着才气、灵气和可贵的审美。

记者 顾嘉懿